

建国初期苏联专家援华与贵州万山汞业发展

杨 达 林 子

摘 要: 本文结合万山特区档案、相关志书以及时代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考察建国初期苏联专家援华与贵州万山汞业发展的历史关联。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地质专家被聘请来对万山进行技术援助,带来普遍勘探汞矿的积极成效,而万山也从中苏交往历史进程的“国交无关者”转变为“被动卷入者”。当苏联专家因两国交恶于1959年全部离开后,万山则转变为历史进程的“主动塑造者”,即完成“爱国汞”的规模生产,通过“以物抵资”的方式偿还对苏外债,为新中国实现于国际舞台上自立自强的外部战略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关键词: 爱国汞;苏联专家;外债;万山

万山区是贵州省铜仁市主城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县级工业特区,曾因生产汞矿产品获称“朱砂王国”(朱砂主要成份为硫化汞)。虽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援建的“156工程”未选址贵州,^①且万山地理区位偏隅,本与国际风云变幻毫无关联,但其中苏建交、苏联派遣地质专家援助矿物(特别是汞矿)开采、中苏交恶时专家撤走的背景下,逐步从中苏交往的毫不相关者,转变为被动卷入者,并特别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未得外界项目支撑的艰难条件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通过“以物抵资”的方式,出口5196吨水银助力国家偿还对苏外债,为新中国实现于国际舞台上自立自强的外部战略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成为中国发展历程的主动塑造者。以实物替国家偿还外债的水银也在1963年被周恩来总理称作“爱国汞”。^②本文结合万山特区档案、相关志书以及时代亲历者的口述资料,考察“普遍”时间

轴下万山开采并冶炼“爱国汞”的“特殊”历史。

一、本不相交的“平行线”:苏联援华与万山汞业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都有“抱团取暖”的意愿,但曾就如何结盟拉锯不断,双方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1950年10月,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兵帮助朝鲜,关键时刻守住社会主义东方大门的行为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必备的各种弹药和装甲车等大型作战机器。然而,除无偿赠送的装备外,中国均通过贷款方式进行购买。1950年至1955年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对华贷款总额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分为1950年、1951年和60个步兵师装备的部分数额,共计约32亿卢布。^③

* 本文是2017年贵州大学贵州省农林经济管理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项目(GNYL[2017]002)、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贵州地域文化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16GA11)、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文化扶贫的贵州样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达,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邮编550081);林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邮编100872)。

①对苏联援华项目的准确数字,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当然“156工程”可以看作代表苏联对华进行大规模项目援助的符号,无论苏联最终对华援助的项目是不是156个,但计划公布的156数据在先,故称为“156工程”。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

②中共万山特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汞都——万山工人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③参见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援助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但也产生了社会发展领域的相应贷款。1950年2月,苏联同意援建中国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领域的50个重点项目,具体落地时撤销1个项目且合并2个项目,由此诞生苏联援建156个项目的第一批内容。^①另外,苏联还提供大量科学资料,并派遣专家进行技术支援。不过,苏联虽提供年息1%的优惠贷款,却又附带条件,其一是要求中国将不再使用的钨等金属矿物全部提供给苏联,其二是要求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供应苏联,以此作为对苏援建项目的部分补偿。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中苏从1954年逐步进入蜜月期,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对华态度更为积极,于1955年打开对华核援助之窗,在提供设备、图纸等技术资料的同时,派遣大批专家赴华,助力中国通过“干中学”方式培育技术人才。

在上述中苏大国交往的历史进程中,苏联对华援建“156工程”没有落地的贵州省,特别处于贵州省偏隅之地的万山,其汞业的发展尚未与苏联专家、中国欠苏联外债等有交集。

万山历史上矿产资源丰富,当地汞矿自夏朝开始便成就一代代私人富甲,同时承载历代皇帝长生不老之“迷思”。万山汞矿在明代以前经民间开采后,优质部分由地方官吏收揽以进贡朝廷,剩余部分在民间市场自由买卖,无专门经营机构;直到1368年明朝廷下令需官方主持万山汞矿开采,朱砂水银场局才开始入场主导;1438年,朱砂水银场局被撤销,汞矿交由民间分散经营并持续到清朝前期。清末,英法水银公司通过贿赂等手段于1899年至1908年占有万山汞矿,强行开采近10年之久方才离开中国,这以后又回复民间分散经营的状态。进入民国后,贵州省政府建设厅设立省溪朱砂矿局,于1937年接管经营;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管上述组织后,设立贵州矿务局;1941年,贵州矿务局与湖南、四川矿局合并为汞业管理处,

1946年改称西南汞矿局,同时西南汞矿局于同年将万山汞矿区转让给玉屏益民股份有限公司经营。1949年11月16日万山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组织公私合营性质的公司进行开采,1952年5月1日,贵州省工业厅接管矿物开采并成立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贵州汞矿厂,具体名称经历了贵州汞矿厂(贵州省铜仁汞矿)、湘黔汞矿公司、贵州省汞矿的变更,最终定格为贵州汞矿,名称沿用到2001年矿厂关闭。^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万山汞业逐步起步。在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对内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任务,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最为关键,而万山的工业发展亦是这一内部战略运作的重要组成,由此引领起步中的万山汞业逐步朝着与国家命脉紧密关联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日后苏联专家与万山的交集。

1949年11月16日万山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便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警卫二团二营派第四连于1949年11月进驻万山,保护汞矿,恢复生产”。^③汞对近代各国工业发展意义重大,金属汞及其化合物是国家基础工业的不可替代元素,广泛应用于冶金、军事、精密高新科技等重要领域。中国的汞矿储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万山汞矿则在国内储量最多,且早已蜚声海内外。由此可见,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万山对国家工业的复苏举足轻重。万山汞矿于1949年底被国家接管,“全部财物折价为人民币4072元,有970平方米的破旧房屋37间,留下工人441人,职员21人”,^④同时还包括“水银286.8斤、朱砂2.7斤、现金79.63元”。^⑤由此,政府和企业不仅要迅速恢复万山汞矿的生产,还要扩大其产量以适应国家基础工业对汞矿、水银的需求。1950年10月,公私合营的万山汞矿公司成立,并从职工大会选出19名代表组成厂务民主管理委员会,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运作“30把锤”的“锤户制”来恢复汞矿生产。^⑥1951年1月,万山汞矿公

①参见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②参见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香港创意(国际)出版社,2013年,第1—2、119页。

③④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第17页。

⑤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⑥“锤户制”是从清代开始矿主雇佣工人的形式和制度,意指由矿业主招聘工人,工头称为“锤首”,由“锤首”及其所领之人编为一组,即“一把锤”,所采矿物必须先由资方抽成,而经过层层盘剥工人所得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之初,“锤户制”在万山矿区继续沿袭,不过掌握“一把锤”命运的主体不再是地主、恶霸或土匪,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厂务民主管理委员会,广大矿工真正成为矿山的主人。参见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第38、48页。

司成立互助生产小组以代替旧模式,显著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各矿区还纷纷组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清匪反霸斗争,矿山工人生产热情不断提升。1952年5月1日,贵州省工业厅接管矿物开采并成立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贵州汞矿厂,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

主体机制的理顺有助于迅速恢复万山汞矿的生产,但就扩大产量以适应国家基础工业对汞矿、水银的更多需求而言,还需勘探出更多矿脉。“解放前,万山汞矿区虽有中外地质专家不断进行实地调查,但因当时政治经济条件和技术设施的限制,成矿理论和勘探技术发展缓慢,矿床远景情况长期不明”。^①在此背景下,当时国家的地质部和冶金部为强化万山矿区的地质工作(特别是矿脉勘探工作),决定聘请苏联地质专家到不属于“156工程”关涉之地的万山进行技术援助,由此决定万山与国家发展命运的逐步交汇。

二、从“国交无关者”到“被动卷入者”： 苏联专家到来与汞矿普勘

表1 20世纪50年代到万山帮助工作的外国专家^②

年份	国籍	姓名	专业	
1953.11	苏联	莫什尼科夫	地质专家	
1955.5		克莫日阿	地质专家	
1955.6		伊万诺夫	冶炼专家	
1955.6		费道洛夫、兰德格拉夫、库克林	选矿专家	
1955.8		兹维列夫、拉尔钦科、毛依谢耶夫	地质专家	
1956.3		克莫日阿	地质专家	
1956.5		贝波契金	地质专家	
1957.4				
1957		捷克斯洛伐克	专家两人(姓名不详)	电力专家
1957.10— 1959.7		苏联	费多尔丘克、杜尔钦斯基、捷列霍娃	地质专家
1958.12	达拉班涤		地质专家	

从1953年开始,不同的苏联专家(其中还包括两名捷克专家)便相继来到中国进行技术援助(具体情况可参见表1),万山也从新中国对苏交往的“国交无关者”转变成“被动卷入者”。

1953年11月28日,苏联专家莫什尼科夫考察万山汞矿区后提出勘探工作报告,地质部据其建议于1954年调西南地质局二三五队到湘黔汞矿带南段岩屋坪—万山—酒店塘区域,进行1:50000比例尺的地质测量,拉开大规模系统找勘汞矿的序幕。仅有30余人的西南地质局二三五队于1954年3月从四川重庆市小龙坎迁驻万山并立即在汞矿区开始找矿工作。1955年4月扩容到400余人的队伍改名为五〇五队,但技术人才储备依旧薄弱,仅有工程师2人(配置于绘图组和化验室各1人)和手摇钻机1台。^③

1955年,五〇五队在万山和湖南新晃的杨洞坪两个区域进行1:2000比例尺的详细地质考察,其间,克莫日阿、库克林在万山汞矿区就生产勘探提出建议。1955年6月,苏联专家伊万诺夫考察万山汞矿区后,与技术人员讨论是否采用回转窑对汞进行冶炼,同月,苏联专家费道洛夫、兰德格拉夫、库克林对地质、选矿工作提出宝贵建议;1955年8月,中国地质部聘请的首席苏联专家兹维列夫,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的拉尔钦科教授和毛依谢耶夫等苏联地质专家,也先后到万山汞矿区进行考察并指导工作。^④

重工业部于1955年接管万山汞矿区后,经与地质部协商,决定调重庆工业系统的六〇二队到此地接替汞矿的勘探工作,勘探队伍有了一定提升。^⑤在自身勘探队伍得到充实的同时,苏联专家也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利好。1956年3月,克莫日阿再次到达万山矿区,深入考察野外地表地质、坑道采矿现场的矿体变化情况,从勘探的专业角度提出以下主要建议:其一,可通过大量探矿工作的揭露直接发现具体赋矿位置,或依托研究矿化汲取与分布的规律以间接找矿;其二,鼓励多打钻并多用坑道,便于遇见矿脉后即可迅速开采;其三,矿化露头附近及旧坑之间存在含矿层地段的可能性较大,可实施大量坑道工程以组成“大网捕鱼”。根据克莫日阿的建议,六〇二队积极运用“随机布钻找矿法”“就矿找

①③④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第118—119页,第122页,第121页。

②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第11—12页。

⑤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第53—54页。

矿法”等等。^①

1956年5月23日,贝波契金在重工业部地质局审查六〇二队上报的《1956年万山汞矿找勘设计》,提出以下主要建议:其一,需在不远离生产坑口的前提下“就矿找矿”;其二,在万山和酒店塘分别打一个深入震旦系地层(震旦系地层指地球在约8亿年前到约6亿年前之间形成的地层)的钻孔即可,无需布下较密的钻探网;其三,因成本高、费时长、技术水平有待提升,故在地质依据不足或者说还没有发现矿化的前提下,不建议在杉木董布置1300米的1号长平窿。1956年9月10日到18日,贝波契金详细考察万山矿区后又就勘探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其一,无需在坑道检矿,钻孔若落空即便检查坑道亦不会有矿;其二,万山汞矿分布并非呈水平状,而是受北西西断裂控制,故强调应用钻探手段及勘探线法来探矿;其三,需将坑道布置于矿层中间而非上下,以便于随矿弯曲。1956年12月,贝波契金在北京参与审查六〇二队上报的《1957年万山汞矿勘探设计》,认为杉木董至冲脚钻孔见矿的计划需要变更,不应继续在该区域投入大量坑探工程,于是当时主管部门中国冶金地质局删掉六〇二队打算1957年继续施工的1号坑,只批准下延至冲脚5号坑探索中寒武统第三层汞矿。^②不过,六〇二队在具体探矿的过程中得出1号坑确实富含汞矿的更为确切判断,于是在1957年元月申报了有关继续施工1号坑的补充设计,设计最终获批,且在当年第二季度发现了杉木董至冲脚连成一片的巨型汞矿床。^③

1957年9月28日,贝波契金、费多尔丘克、杜尔钦斯基等作为地质勘探技术顾问常驻万山,对六〇二队的地质技术活动进行常态化指导,“使六〇二队从原始地质编录到编制综合性图表,编写最终储量报告,从一般找矿技术勘探方法到研究单矿物质杂质元素,矿床成因、赋矿规律、找矿标志等方面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④1957年底,费多尔丘克在北京参加地质局审查《1958年万山汞矿找勘设计》时表示认可及支持态度,并强调鉴于中苏汞矿床不同,中国不应机械照搬苏联的经验。而除了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名电力专家也在1957年到湘黔汞矿公司(万山)协助工作。

然而,伴随中苏关系恶化,1958年后来自苏联援助活动的记录就变得很少。1958年底,冶金部邀请达拉班漆专家赴万山检查工作,其基本同意费多尔丘克的建议,并又就测量和采矿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而到了1959年8月1日,伴随中苏关系交恶,苏方亦撕毁指导中国发展工业的相关和约,费多尔丘克等苏联专家悉数离开万山。^⑤

很显然,万山汞矿之所以能大量开采并最终助力国家“以货代币”偿还外债而成为“爱国汞”,离不开苏联专家的援建,这决定万山成为“被动卷入者”之际汞业的迅速成长。当然,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四个技术环节中,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主要体现于勘探层面,在采矿、选矿、冶炼层面没有进行具体的技术援助。不过,在苏联专家与万山地质队紧密合作的1956至1958年,万山已较好掌握了苏联较先进的勘探技术,同时当地人员也一直重视改良其他三个环节的技术能力,这也是1959年苏联专家即便撤出后也没有对万山的汞矿开采及冶炼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原因之一,由此助力万山日后转变为中苏国际交往的“主动塑造者”。

三、从“被动卷入者”到“主动塑造者”： 苏联专家撤离与“爱国汞”生产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高层政治分歧以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导致信任危机爆发,赫鲁晓夫于1959年6月违反协定而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及技术资料,并于1960年撕毁合同,撤走包括核武器研制、重工业发展等所有领域在华援助的苏联专家。当国际层面双方关系交恶时,国内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又让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但在中国急于还清对苏外债以提升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威望之际,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的共同心声便是为党分忧、为国争气。地处中国大西南边远山区的万山,就是从共担国家使命的此时开始,由中苏国际关系主线进程的“被动卷入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万山民众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等工序进行技术改良创新,提高汞矿及水银产量。在1959到1962年的艰难岁月里,万山汞

①参见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第121页。

②⑤参见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第17—20页,第17—20、116—117页。

③④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第13页,第14页。

矿干部职工在没有增加人数的情况下,让朱砂产量在1959和1960年达到产出峰值,并在1959到1962年间保持年均冶炼水银1000吨以上,连同此前存量,共向苏联出口水银5196吨以助力国家偿还外债。^①万山生产的水银主要通过新疆口岸,担起了以物易物的还债责任,累计担负起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②为新中国在1965年成为不欠外债的独立自主国家做出重要贡献,而万山汞矿也因此被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亲切地称为“爱国汞”。相关数据可参见表2。

表2 偿还外债前后万山汞矿产量与职工人数统计^③

年份	职工数 (年平均)	朱砂(主要含汞矿物) 产量(吨)	汞(水银) 产量(吨)
1956	2772	27	321.43
1957	3205	46	330.13
1958	5164	52	475.68
1959	6681	87	1016.27
1960	6872	85	1260.05
1961	6005	76	1262.29
1962	6050	40	1009.41
1963	6232	20	754.06
1964	6135	10	488.73
1965	5399	12	456.53

“1963年10月,贵州汞矿生产副矿长鲁义权和工程师樊隆晖去北京冶金部参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徐向前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④而《万山千秋·中国汞都·贵州汞矿图文史》的史料也呈现了“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主题页,其中“冶金工业部工作会议”照片便是副矿长鲁义权和工程师樊隆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合影,照片注释写道:“1963年10月在京召开全国有色系统总工程师会议,图为与会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于怀仁堂合影留念。第二排左起第八人为鲁义权,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樊隆

晖。”^⑤针对口口相传的“总理肯定万山生产爱国汞”,笔者所在课题组采访了当事人樊隆晖工程师的子女,长子樊一帆、长女樊静帆反馈信息如下:“爱国汞”并没有记录于父亲的日记,父亲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两年多,出狱后写日记绝不涉及政治人物和事件;但父亲从北京回来时激动地拿出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的大合影,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总理握着他的双手对他说,“为偿还苏联外债,你们辛苦了!你们生产的是爱国汞啊!”^⑥同时,课题组还采访了1955年分配到贵州汞矿,长期担任汞矿宣传科长、矿报编辑,后来在汞矿党委副书记、副矿长位置退休的李杰同志,并得到信息:那时候贵州汞矿的劳模、领导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太多了,中央主要领导对贵州汞矿表扬、鼓励的话也说了不少,所以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人用文字的东西记录下来。只是受到接见的人回来后,口口相传。^⑦

万山的突出贡献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综合战略运作影响深远,而在苏联专家撤离后,万山主要从技术坚守和制度完善两个层面,实现汞业勃发中的“爱国汞”生产。

一方面,万山汞矿涉及的几个核心技术环节主要包括勘探、采矿、选矿、冶炼,而苏联专家的援助主要着眼定位矿脉的勘探层面。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已习得其先进勘探技术,并延续相关创新。而在另外三个层面,万山的技术人员从未停止过自主研发尝试,概括而言:第一,在采矿层面,1957年实现了从柏油灯照明、人工竹筒抽水、人工背篓运输、手锤破碎矿石的落后技术手段,向电灯照明、水泵排水、矿车轨道运输、砸岩机破碎矿石等先进手段的转变。第二,在选矿层面,1959年建成中国最早对汞矿石进行机选的黑矸子机选厂,1961年建成中国最早的日选矿石达50吨的单一浮选厂。第三,在冶炼层面,1953年建成日处理10吨矿石的竖式高炉炼汞,1954年到1958年间又先后建成日处理矿石4—5吨、20吨、30吨、40吨、50吨的高炉共20

①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第1—2页。

②尹嘉雄:《爱国汞矿,名留青史》,《铜仁日报》2016年11月24日,第3版。

③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第159、161页;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第150页。

④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第223页。

⑤樊一帆、樊静帆:《万山千秋·中国汞都·贵州汞矿图文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⑥2017年12月笔者所在课题组采访原贵州汞矿工程师樊隆晖的长子樊一帆、长女樊静帆的记录。

⑦2017年12月笔者所在课题组采访原贵州汞矿党委副书记李杰同志的记录。

座,大幅提升冶炼回收率。^①

另一方面,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还与万山人民承继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宝贵革命精神结合,^②迸发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其一,完善生产制度,引导万山汞矿职工依靠自己力量战胜艰难险阻的独立自主精神。面对当时工业化程度低、生产任务艰巨的困难挑战,职工中广泛开展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劳动竞赛,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并推广先进经验。^③其二,完善学习制度,引导万山民众实事求是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万山群众摆脱对苏联“先进技术”的路径依赖,积极响应国家“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号召,发明性能更强的手轮钻机、转盘式钻机来代替苏式钻机。^④其三,完善创新制度,引导万山群众面对危局坚定信念敢闯新路。汞矿职工开展厂矿、车间等领域“一条龙”的“五比”(比高产、比质量、比效率、比安全、比成本)红旗竞赛和技术协作,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做出突出创新贡献并受国家和全省表彰的劳模。^⑤其四,完善保障制度,充分展现国家总体及万山汞矿组织对职工同志们的关心爱护。万山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劳动工资管理和劳保福利工作,确保工人工资及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⑥

四、结 语

万山这个以“爱国汞”而为国分忧的宝地,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创造“银河”牌水银、“红菱”牌朱砂两大享誉世界的免检产品,但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和急于开矿还债的粗放开采也让其付出汞矿资源过早枯竭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贵州汞矿伴随资源枯竭而呈现产量锐减,债务高企,最终被迫于2001年10月依法破产关闭。^⑦历史上,处于困难时期的国家需要万山奉献大局的应有担当;现如今,共和国亦没有忘记对万山的引领支撑。2008年,万山遭遇特大凝冻灾害,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亲临此地察看灾情、指导工作,让万山人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万山工作再次做出重要指示,在肯定万山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实现脱贫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勉励万山“加快推动转型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收入水平,为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⑧

处于新时期继续前行的分叉口,万山以中央的顶层设计为指引,正探寻涅槃重生以为国家新世纪的崛起战略贡献基层力量之道。万山干部群众承继革命精神,发扬“拓荒创业、顽强拼搏、自强创新、无私奉献”的万山精神,面对2008年凝冻灾害挑战,谨记嘱托,攻坚克难;运用国务院2009年将其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之一并予以转型资金扶持的顶层助力,初步确立转型方向;并借助国家于2011年将万山特区改为铜仁市政治、经济、文化副中心的政策利好,提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发展方针。特别是受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万山转型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肯定及对深化转型希冀的鼓舞,万山紧紧围绕“两个转型”的发展战略,于2015年进一步确立“为全省乃至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打造新模式、提供样板作表率”的新目标。万山今天仍在转型之路继续前行,并希望继“爱国汞”之后谱写新的国家战略篇章。

(责任编辑:孟钟捷)

①参见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第3页。

②遵义会议精神可总结为:“依靠自己力量战胜艰难险阻的独立自主精神,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面对危局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精神,善于顾全大局关心爱护同志的民主团结精神等等。”见杨达、徐静:《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

③⑤中共万山特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汞都——万山工人运动史》,第40页,第50页。

④贵州省万山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第120页。

⑥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第133—134页。

⑦万山特区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志:1991—2005》,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9—100页。

⑧2013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对万山作出重要指示》(万山特区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山特区工业志》,图片资料,第2页)。

and finance of Hubei. It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e and politics, but also reveale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fter 1894.

On the Struggle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llied Army against the Japanese “Group Tribes”

(WANG Guangyi, ZHANG Kuan)

The “Group Tribes” were utilized by Japanese to cut off contacts between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llied Army and the local Chinese in order to wipe out the army. This policy was successful at first. The army was largely isolated from the local people, which forced it to go to mountains, forests and even cross the border to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llied Army struggled to change the disadvantages by enhancing the CCP leadership, attacking the “Group Tribes”, and emphasizing self-reliance.

The Aid of Soviet Experts to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Wanshan Mercury Industry in the Early Era of P. R. China

(YANG Da, LIN Zi)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id of Soviet experts to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rcury industry in Wanshan, Guizhou Province in the early era of P.R. China. The Wanshan mercury industry could not at first get helps from the Soviet aids, for i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156 Projects”. However, in the early 1950s, Soviet geologists were employed and invite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Wanshan, which brought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mercury mine exploration. Wanshan was then transformed from an irrelevant place to a passive participant in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Soviet experts due to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 1959, Wanshan turned into an active maker of history by producing “Patriotic Mercury” in large scale. Through paying off the foreign debt by goods to the Soviet Union, Wanshan had made cri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s self-reliance on the global stage.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iography: A Discussion of Yan Gengwang's Early Academic Career

(LIN Lei)

The main trend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was “scientization”. The implication and criteria of “scientization” vari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time to time. However,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autonomy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while making it more scientific, historians must constantly separate history from other sciences. Past scholarship has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scientization”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eaction from its critics, but less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tization” and “autonomy” within “the science school”. Yan Gengwang was a good example to examin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dialogue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and the academia of his time by exploring his early academic career. Yan’s case indicated a recurring question: how could the new historiography be both scientific and historiographical?

Cameroon and Rwand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Post-Colonial Economic History

(Kwesi D. L. S. Prah)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is paper are the postcolonial economies of Cameroon and Rwanda, the two former colonies whose political economies have quintessentially come to define the present character and nature of the African Stat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they have faced as sovereign states present serious questions for both Africans and people worldwide regard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within these states, and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within which their economies came into being, created economies that had paradoxical effects. Ultimately, it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populist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ism created the neo-colonial economic realities within which Cameroon and Rwanda continue to develop.